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 为历史留影 为时代传神

文/贾荣

春夏之交，乘车赶到地处闵行区新镇路上海海派艺术馆，有幸参加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艺术家作品邀请展。

这个以“以春天的名义”为题的邀请展，是由三十多位艺术家的一百多幅绘画、雕塑作品组成，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其中，这是献给上海、闵行以至我们梅陇人的一道文化大餐。

站在大师们的作品前，尤其是那表现上海风情的油画，直指人心，令人心醉：黄阿忠的《老城厢》，将我们带到老上海的街头巷尾，那斑驳陆离的小楼墙面，空架高处的电线似蛛网；街头的一位烤红薯的小贩正在招揽生意，仿佛使人穿越到几十年前的街景，也许，这样的景象只能在

回忆中重演；陈伟德的《工地》和《建设中的延安高架》，再现了喜迎世博会、建设中国馆的热闹场面，勾起了精心建筑高架路的美好记忆；徐伟的《时尚上海》，一组衣着华丽的女性，展现出时代的风貌，帮助人们深入了解时髦的上海；王小双的《外滩》，展现出弘大的场景；梁进青的《绿》和《蓝》，让我们感念上海的蓝天白云，赞叹上海的绿树成荫。孙志奎的《苗族蜡染》将我们引向神秘的苗寨；朱刚的《故里》，又飘出了儿时的记忆。

落落大方的展厅，经过主办方的精心布置，作品琳琅满目，却也错落有致。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携家带口，有的伉俪相随，有的细细品味，有的粗粗领

略。人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手机，将这些精心创作的作品留在相机、手机里，带回去细细欣赏。

前来参展的人们，有的在画作前轻声地交流：这幅画的风格，我欣赏；这幅作品的表现力，让我心灵震颤。那些带着儿童的家长，在专注地观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压低声音讲述画作的风格，畅谈心得体会。大厅里显得宁静有序，体现了观展者的素养。徜徉在艺术的海洋，品味大师的作品，成为人们的独特享受。

春末夏初，“以春天的名义”为题的这次艺术大展将为历史留影，为时代传神，为上海、闵行新时代的文化艺术更长远的发展而添光加彩。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 记忆中的上海解放二三事

## 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

文/李秉法

解放前夕，1949年初，我19岁，学徒已满，住在黄浦区凤阳路聚兴坊。5月初听说解放军快要打到上海来了，我们有点怕。5月25日那天，天还未大亮，听到弄堂里很多人在讲：“解放军已进市中心了，外面马路上都是解放军！”我就起床，到弄堂里打听解放军进城的情况。随后顾不得吃早饭便和邻居一个小青年一起出去看解放军。走出弄堂口，只见凤阳路上望不到头的解放军战士，都在右边马路的街沿上静静地坐着，一点不扰民。看上去战士们都很疲倦，手持枪械，腰系水壶，脚穿草鞋或布鞋，我俩走上前去，战士们对我俩都热情地笑笑，和蔼可亲，我俩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接着，我俩从弄堂口往东走：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稀少，商店的门都紧闭着；路经新昌路、黄河路、西藏路左边拐弯至西藏路桥边（苏州河的南面）就不能再过去了，因为苏州河的北面尚未解放，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在沿河边的高楼上做最后的挣扎，若过去就很危险。我俩在桥边停了一会儿，我看到桥上堆着许多沙袋，拉着警戒线，周围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着。桥堍旁边国民党建造的一个炮台已损坏，炮台周围有一大片血迹……，没过多久我俩就回家了。沿途看到路边的电线杆被子弹打过的痕迹，有些木制的电线杆上嵌着子弹头，有些铁制的电线杆被子弹打穿留下了弹孔。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了，市民欢欣鼓舞，许多人集队上街庆祝游行，国共交战并没有像我们当时所想象得那么可怕：市区的重点工厂如杨浦发电厂、自来水厂、高楼等建筑物没被破坏；自来水和电照常供应，市民的生活没受什么影响。这场上海解放战役成功地使这

座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上海人民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溃败逃到台湾，但心不死，妄想卷土重来反攻大陆。他们利用自己的空中优势，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经常对上海进行轰炸，企图将新生的上海扼杀在摇篮之中。每次敌机一来上海拉警报时，老百姓都惊恐地往屋里或者坚固的建筑物里去躲避，其中轰炸次数最多的一天是1950年2月6日，这就是中外皆知的上海“2.6大轰炸”：杨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企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被炸的工厂周围许多民房也被炸毁倒塌，百姓伤亡惨重，城市缺水断电，许多工厂、企业和商店被迫关闭，失业人数激增；物资短缺，市场萧条，市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当时我在南京东路先施公司木器厂工作，生产的都是柚木高档家具，由于市场不佳，没有生意，工厂停业，我也加入了失业大军。

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9点左右，我听到防空警报和高射炮响声，便和邻居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去观望，只见一架国民党飞机被解放军防空部队以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包围锁住，敌机想逃也逃不了，高射炮随着探照灯的聚焦猛烈地向敌机开火，不一会儿，只听到这架敌机轰隆巨响，发出一道红红的火光直坠在浦东的某个地方，我们几个小伙子高兴得不得了，大声欢呼：解放军打得好！打得好！敌机打下来了！敌机打下来了！

后来听说，在苏联支援的防空武器到上海参战后，国民党的飞机很少来了，也不敢来了！上海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得越来越好，直至成了如今的国人称道的“魔都”、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

(作者系莲花公寓居民)

# 端午

诗/沈尔涛

采箬裹粽谁家娘  
一家煮粽几家香  
虽然端午年年过  
芦箬糯米新上场

屈原殉国二千年  
华夏儿女未曾忘  
今作一诗奠先人  
遥寄荆楚泪罗江  
(作者系银泰苑居民)



# 美丽的虹梅高架

摄影/柳崇荣

# 小时候冷饮的味道

文/姜进荣

盛夏来临，吃冷饮解暑，又是大人小孩们的喜好。这不由让我想起我们儿时吃的各种冷饮。

那时，每当夏季来临，上海街头的店摊就会出售各种消暑饮料：可口可乐、姜水（一种有姜味微甜的汽水）、苏打水（有汽泡的无味汽水）、荷兰水（汽水的俗称）等。荷兰水有桔子、柠檬等多种口味，盛放在葫芦状的玻璃瓶里，细细长长的瓶颈弯弯曲曲缠绕出各种花样，十分诱人。不少小孩正是冲着这些漂亮的瓶子而去购买的。荷兰水是由小苏打和薄荷加糖调和而成，清凉爽口，夏日饮之消暑解渴，颇受欢迎。那时还有一种高档冷饮叫冰淇淋，在一般店摊买不到，只有在一种叫“士多”的洋烟纸店里才能买到。此外，常见的冷饮还有各色冰砖和雪糕等。但这几种冷饮价格不菲，普通百姓消费不起，而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冷饮当推棒冰了。棒冰价廉（四分钱一根）且品种多样，有

赤豆、绿豆、奶油、桔子等各种口味。棒冰大都由小贩以走街串巷的方式售卖，自上午至傍晚，到弄堂里来的小贩可谓川流不息。他们背着装满棒冰的小木箱，一边用木块敲击箱子，一边沿途喊着：“棒冰吃伐……棒冰！”

棒冰虽在箱子里被棉絮包裹着（保温），但时间长了还是会融化的，所以小贩们都会变着法以求尽快脱壳，否则这些变了形的棒冰只得折价处理了。本来就是薄利买卖，再经此折腾，小贩们岂不要“蚀煞老本”，所以卖棒冰的人冒着炎热多数在小弄堂里穿梭，天越热生意越好，赛过送货上门。据我小时候的记忆，大热天吃到的棒冰都在家门口或弄堂口买的。

那时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冷饮——冰块。贩卖者他们从冰站批一、二稍大点冰块，放在一只竹篮里，一手提篮，一手持一把小银头，狂奔于大街小巷之间，边跑边喊：“卖冰哦！”冰块虽淡而无味，

但其价仅一分钱，所以弄堂里小孩常常去买。你递上一分钱，小贩便用银头敲下一块冰给你。敲出的冰块有大有小，但没人会去计较的。有的将冰块含在嘴里，有的则将冰块捏在手心里，效果都一样，传遍全身的就是一种“透心凉”。讲究点的吃法是把若干冰块放入碗中，加糖加醋，即刻一碗“冰镇酸梅汤”就做成了。此刻饮之，可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之效。虽如此，一些上海人的家里还有自制消暑饮料的爱好。他们清早，早早烧好一锅绿豆汤，敞开锅盖，罩上淘箩，有条件打上一桶井水，将一锅绿豆汤带锅一起，浸凉在井水里，凉至下午刚好饮用。

如今夏日的冷饮的品种，数不胜数，外型、用料、口感（口味）更是奇、精、浓。繁多的品种吸引着人们，尤其孩童们爱不释手。

往昔上海滩上的冷饮，是我儿时难忘、且快乐的记忆。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 书画梅陇



# 幽居

国画/阿馨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